

凌 / 力  
L i n g L i

文 / 集  
W e n J i

「荣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」



# 少年天子

凌力

著  
下



经济日报出版社  
陕西旅游

## 第 六 章

—

窗户纸上有铜钱大的小洞，冬日明丽的阳光透过它照进屋里，投射下一个扩大了四五倍的圆圆的日影。望着日影从炕头移向炕角，从炕角爬上东墙；望着它由亮黄变得金黄，由金黄染上淡红，梦姑坐立不安，越来越害怕，心头掠过一阵又一阵寒颤：她的丈夫就要回来了！

东厢房里一片喧闹娇笑，多半是在斗牌；西厢房里哭声夹着骂声，一定又在吵架。

她们不理睬梦姑这位“正宫”，梦姑更不敢招惹这些“妃嫔”。

春天里，白衣道人师徒亮明了身份，和乔柏年认亲结盟，共图大事，借哥哥的光，梦姑过了几天安生日子，朱慈炤不再动手打她。可是哥哥五月份到京城赴顺天乡试，梦姑立刻又陷入苦境。朱慈炤故态复萌就不必说了，连那些住在东西厢房的女人们也合伙欺负她。家庭里的事从来如此：山中无老虎，猴子称霸王。梦姑既拿不出正房的虎威和派头镇住她们，她们当然就要称王称霸，反过来镇住她，谁叫她那么温顺良善、软弱可欺呢？除了原先环秀观的小道姑还讲点儿昔日情分，其他女人，哪一天不甩给梦姑没完没了的叱骂、嘲讽、讥笑呢？

哥哥走后，朱慈炤就不准乔氏进后院，却许可容姑不时来和姐姐作伴儿。容姑才十二岁，不懂事，当姐姐的什么也不敢对她讲。但那天梦姑擦身的时候，容姑突然闯进来，一眼就看到姐姐胳膊、大腿、胸背乃至肚皮、乳头上一块块怕人的红紫伤瘀，小姑娘吓得尖叫一声，扭头要跑，梦姑慌忙喊住她：“小妹！”容姑愣愣神，扑过来抱住姐姐伤痕遍体的身子痛哭失声，边哭边骂，骂姐夫不是人。梦姑心惊胆怕，从此不敢让妹妹再进后院。这一点点亲情也断绝了，说梦姑身处活地狱，真不为过。重重折磨，她还哪得活气来？

哥哥，你到哪里去了？眼看腊尽年残，你为什么还不回来？

圆圆的日影映在东墙，红得深了几分，又向上移了半寸。梦姑死死盯着日影，心底的寒颤向全身扩散。三天前，朱慈炤随白衣道人出门，说是今天日落前回来。这三天，梦姑像在做梦，梦到自己回到幼时，在过年。这三天，也像小时候的年节那样，过得飞

快。她又将被拖回那个漆黑的、布满毒针尖刺的深坑，日影每移动一分，她就被拖近一步……

日影的边沿模糊了，却更加红，红得像血，像梦姑伤口沁出的血珠……梦姑恐怖地瞪大眼睛，浑身哆嗦：难道不是这可恶的日影在拖她，把她重新扔进可怕的深渊吗？……梦姑突然跃起，扑向躺柜，从柜底下掏出小铁锤和一把钉子，跳上炕，对准日影的中心，把钉子拼命砸进去，砸进去！“咚咚咚咚”！她急促地砸，砸进一排长钉，她要把日影钉死在墙上，让它不再移动！让那可怕的时刻不会到来！……不，她办不到，日影又移上去了！……

梦姑愤怒地扔下钉锤，冲到窗前，“嗤”的一声，撕下一块衣襟，贴住那个窗纸洞，双手死死地把它捂住！她不要再看见那块移动的血斑，她受不了这无情的折磨！……

“嘎——吱——”堂屋的门轻轻响了，梦姑一惊，衣襟块掉到炕上，她缩住身子细听：有人拖着沉重的脚步慢慢走向她这东屋，须知朱慈炤从来是要所有女人都在院门内跪接的。这是谁呢？梦姑疑惑着下了炕。

门帘悄悄掀开，站在那儿的正是他，梦姑的丈夫、这里一大群人的“主上”、三太子朱慈炤。不过，平日的骄横、高贵、刻毒、阴森，此时都不见了。他疲惫得就像要垮架子的茅棚，摇摇晃晃，虚胖的面颊和眼角一起垂落下来，脸色白得吓人，丧魂失魄地望着梦姑，又像什么也没看见。

梦姑不敢看他，只顾忙碌着：放炕桌、上什锦攒盒酒菜、烫酒、沏茶，然后低头出屋，去叫东西厢的“妃嫔”来陪酒侍候——每天的规矩如此。不料朱慈炤发出一声刺耳的尖叫：“不！不！——别去叫她们！全都靠不住，靠不住哇！——”

梦姑倒退几步，刚倚在炕沿站定，朱慈炤猛扑过来，“扑通”

一声跪在她脚边，紧紧抱住她的腿，声声哀叫：

“你别离开我！别撇下我一个人！求求你，求求你啦！……我完了！全都完了！……”

朱慈炤放声大哭，拿脑袋一下下地撞着地，撞得“嘣嘣”响。

梦姑吓得心头怦怦乱跳，在惯常的恐惧和厌憎中，竟生出一丝怜悯。她身子一动也不敢动，只怯生生地扯扯朱慈炤的衣袖，小声说：“爷起来。坐。”

朱慈炤此刻像个挨打受气的小孩，擦鼻涕，抹眼泪，挨在炕桌边又抽泣了一会儿，竟然向他从不放在眼里的梦姑，滔滔不绝地诉说起来：

三天前，他和白衣道人一同去都山。都山里有一支号称五千人马的绿林豪强，响应永历南明，愿受招抚，起兵抗清，恢复汉家江山。朱慈炤仍以假阳曲郡王的身份，前去封官颁印。此行是他第一次公然以王爷身份露面，所以异常兴奋，大有重见天日、不可一世之概。但是，进山一看，人马不足八百，尽是疲马锈刀；所谓的豪杰，一个个匪气十足，令人惧怕。头一天，首领对他们还十分客气，盛宴款待，再三解释说，因为鞑子朝廷出了垦荒免赋的政令，把四千人马给勾引跑了，剩下的人马虽少，却都是精兵强将，大有可为。第二天，王爷封官颁印，豪杰们声口就不大好了。得到铜印、木印和委官札付的“义士”们虽也叩谢皇恩，却又不住地提起赏赐和军饷这两件要命的事。朱慈炤随带的那一点金银珠宝，直如杯水车薪，哪里济得事，徒惹豪杰讥笑。首领们面色不善，对朱慈炤和白衣道人顿时冷下去，当晚将他二人安置在山寨背后的小独院，连服侍的下人都不派给。第三天清晨，朱慈炤和白衣道人急于挽回局面，早早起身，刚刚转过山坡就惊呆了：山寨已空，不见一马一卒，寨门栅栏焚烧尽净，昨夜见到的都山大

营已成荒山废墟。两人不知虚实，赶忙逃离。出山后，道听途说，才知道都山的八百人马已受朝廷招安。这些豪杰们没有绑他俩去请功，就算是对大明朝了了不起的忠心和怀念了！……

说到后来，朱慈炤已是声嘶力竭，上气不接下气：“阳城山那路兵马去年就受了招安……林山有千把人，也在今春散尽……只有都山这一支，人强马壮、声势最大，历来寄予厚望的，却又一夜之间化为乌有！……啊，我靠什么恢复祖业？还有登龙位的一天吗？……完了！全完了！……”他全身无力地伏倒在炕桌上，碰翻了几只酒杯。一只小银杯滚落地下，“叮濛”一声，清亮好听。

“啊，酒！……”朱慈炤抬身，惨惨地一笑，“喝酒！喝酒！……”他嚷着，攫过酒壶，抓起酒杯，自斟自饮，斟一杯喝一杯，好像这不是酒而是水，片刻间灌下去了十几杯。他的脸红上来，眼睛也斜了，仰着脖子口齿不清地吟道：“万事——不如——杯在手，人生几见——月当头！哈哈，哈哈，哈哈哈哈哈！……知道吗？这是我伯父……弘光的诗，说得多透彻！……他到底坐了两年天下，皇帝的福，他可是都享尽了！……我呢？……我呢？……”

梦姑脸色都白了，想要乘机退下，因为往常朱慈炤一吟出这两句诗，一提到弘光帝，马上就要动手打她、骂她、折磨她、作践她。

“不准走！”朱慈炤大喝一声，血红的眼睛闪出兽性的残忍，盯住梦姑，梦姑哆嗦着缩向墙角。“你也想溜？……你也想丢开我，去受招安？……我饶不了你！”他逼近梦姑，先朝他刚才抱着痛哭的梦姑的腿猛踢两脚，梦姑膝盖一酸，跪倒了。他又揪住梦姑的前襟，左右开弓，“噼噼啪啪”地抽了十多个耳光。梦姑的两颊登时肿起来。朱慈炤歪扭着脸刻毒地笑道：“你只有这样胖胖的，才有点儿美人儿味道！”

半醉的朱慈炤力大无穷，拎起瘦弱的梦姑扔上炕，随即便如饿狼一般扑上去。梦姑痛苦得浑身的脉络都在缩紧、在痉挛，血液似乎也凝固了，欲哭无泪，欲呼无声，恨不得一死了之……

一番强暴过去，缠绕着朱慈炤的恐惧和绝望丝毫未减。他原要听这女人惨叫，听她哀告，那样，他会感到自己是强者，是豪壮而且高贵的征服者，便能求得心理上的些许满足，获得精神的暂时平衡。可是这个女人，外表美得叫人眼红，内里却是一坨冰疙瘩！不管他怎样肆虐，她只是一声不响，冷冷忍受，没有任何反应，简直是不理睬他，或许就没有把他当成人？……可他朱慈炤，是龙子龙孙，是太子！要不是这可恶的世道，这些该杀的人们，他早就登九五之尊，是天下第一人了！……看着躺在炕角一动不动的梦姑，朱慈炤照例又迸发了暴怒，跳上炕去，对着梦姑踢、打、拧、掐，口里恨恨地骂着：“你是死人吗？你怎么不死！你这冰女人！冰女人！冰女人！……”

梦姑咬紧牙关，闭紧了眼，任随他打。她心中只有一个愿望：死吧！打死我，我就好了……

“姐姐！姐姐！”容姑的清脆嗓音突然在院里响了，欢天喜地，故意大声嚷道：“你猜猜，谁回来啦？”

朱慈炤住了手，眼里掠过一道兴奋的亮光，又歪扭着脸笑了笑，要下炕。梦姑看到他的笑，心里一寒，不知哪里来的力气，一跃而起，猛然拖住朱慈炤腿，咬牙说：“你不能……她还是小孩子！……”

朱慈炤俯首一声冷笑，刻毒中带着得意：“哼，你这下动心了？”随即一脚蹬开梦姑，喊道：“小妹，屋里来！”

梦姑不顾一切地喊：“小妹，你别……”朱慈炤一记重拳打向她面门，把后面的话打掉了。

门帘一掀，容姑蹦跳着进屋，朱慈炤从门边蹿出，一把将她拦腰抱住，按在炕沿，撕扯她的衣服。容姑吓得又哭又骂，又踢又打。梦姑忍着浑身疼痛，冲过来拉拽丈夫，解救妹妹。但朱慈炤不管不顾，眼睛血红，额上青筋暴起，疯了似地大喊大叫：“我伯父弘光，一晚上能弄死两个幼女，我就不如他？……啊！”他尖嚎起来，因为容姑在他手上狠咬了一口。

“住手！”几乎同时，一声大吼震动了屋梁，一只大手抓住朱慈炤的后领，把他拎起来，狠狠摔进椅子里。

“哥哥！”梦姑和容姑异口同声地大叫，容姑立刻扑到铁塔般的哥哥身边，放声大哭。

“你！”乔柏年虎目圆睁，瞪着朱慈炤，拉风箱似地大口喘气，愤怒使他的神色很可怕。朱慈炤吓得缩成一团，直哆嗦。但君臣之礼终于使乔柏年硬压住火气，他怎么敢以臣犯君？他紧皱眉头，躬身一拜，说：“主上，乔柏年回来了。”

朱慈炤也很快摆出自己的身份，大模大样、摊手摊脚地向椅背一躺，拉长了声音：“哦——是你呀，刚回来？好些日子不见了。”

乔柏年怒目一闪，旋又忍住：“主上，为人处事，不可逾分。”

朱慈炤扬扬眉毛：“并无逾分啊！姐妹共事一君，乃千古佳话！”

乔柏年猛一抬头，浓眉下目光灼灼，颜面涨得紫红：“她才十二岁，还是个孩子！”

朱慈炤仰头一笑：“这，你就不明白了。我们祖上就讲究选幼女进宫侍候，叫作采阴补阳。哪一年不选个二三百！专要八岁到十二岁的。说起来，容姑还嫌大了呢！……”

乔柏年满腔怒火，真想往朱慈炤那无耻的得意笑脸上狠狠



鞠两个耳光！前明的大好江山，不就是因为一代代皇帝荒淫无耻、昏庸腐败而断送了吗！……他拼命克制住自己，拉着容姑，掀开门帘，大喝一声：“走！”

出门那一刻，容姑回头，悲切切地哭叫着：“姐姐！——”

乔柏年匆匆跨出环秀观大门时，月亮已升起来了。他心急火燎：必须立刻找到白衣道人，弄清楚到底出了什么事情！

刚才他怒冲冲地来到观里，是为了找白衣道人论理。朱慈炤不成器，欺人太甚，白衣道人这位“帝师”若不好好教训教训他，乔柏年宁可不当国戚，也要另投别门！再说，他刚从南方回来，许多大事也得跟这个牛鼻子老道商议。不料白衣道人不在观中。观主袁道姑忧心忡忡地告诉他：今天下午，白衣道人师徒才从都山封官颁印回村。老道回到观里，一句不提都山，只是不停地喝酒，先要袁道姑陪饮，袁道姑量窄喝不了几杯；又叫褚衣仆同饮，褚衣仆被他灌醉了；然后拽来守观门的瘸子，他又觉得喝不尽兴，干脆身背大酒葫芦、手持酒杯出观去了。袁道姑怕他出事，也跟出观门，见他在路上遇到人就拉住人家陪他喝，实在不成体统，便上前劝了两句，竟招来他一通大骂。袁道姑无奈，只好回观。白衣道人已不知荡到哪里去了。

看这情形，莫非都山出了事？都山这支人马，是乔柏年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笼络过来的，命根子一般，他怎么能不着急！可是到哪里去找白衣道人？乔柏年停步四顾。月光如水，映着斑斑雪光分外冷清，万籁俱寂，哪有人影人声？

远远山坡下，忽有人在呼叫：一阵长啸，一曲狂歌，清夜遥闻，格外清晰。乔柏年循声奔到近前，果然是白衣道人！他坐在一方大青石上，醉得东倒西歪，衣衫不整，发髻蓬乱，举着酒葫芦

正在喝酒。

“先生，快别喝了！”乔柏年上去要夺酒葫芦。白衣道人把他推开。好大的力气！乔柏年十分惊讶，不由得细细打量他。他仿佛不认得乔柏年，甚至不注意跟前有人，咕嘟咕嘟喝下两大口后，抹嘴大笑，笑罢高歌，歌罢狂叫，叫到后来，竟汪汪汪汪地学起狗吠，吠声不绝，声调越来越高，嗓子越叫越嘶哑，高不上去了，忽然跌落下来，呜呜咽咽地恸哭。

乔柏年连忙推他：“先生，你怎么醉成这个样子！……我是乔柏年，刚从南边回来！”

白衣道人流着泪笑道：“不醉！我一点不醉！柏年老弟，我认得你，来，陪我再喝三杯……”

乔柏年道：“还说不醉，怎的学狗叫！”

白衣道人摇头晃脑：“告诉你，我就是醉死，心里也不糊涂。至于学狗叫，每每酒足，常自为之，不肯为人道而已！其中缘故，说来伤心。多年来，我从不肯露本相，事到如今，还有什么不可说呢？……我要对你讲讲心里话，我憋得慌，憋得慌啊！”他抓住胸口，凄凉地一笑，笑得乔柏年心酸难忍，劝慰道：“先生有话尽管说，我乔柏年是什么样的人，你还不知道！”

老道忧伤地摇摇头，暗淡无光的眼睛仰望着明月，呆呆地半天不作声。乔柏年小声提醒：“先生，你要说什么？”

“是了，我要说说……”他一下像老了十岁，佝偻了腰，龙钟之态可掬，慢慢地说下去：“当年鞑子南下，攻破郡城，我身为郡守，慨然赴死，义不容辞，便率妻妾及大小家人昭告天地，北面拜君，尔后从容就缢。我妻有孕在身，悬于梁而胎堕，家有一犬竟守之不去，邻家之犬争欲啖胎，吾犬则奋而斗杀之，先后啖死四犬，而吾犬之力竭亦死……举家男女二十六人，偕堕胎及吾犬均亡，

唯我以绳断昏绝于地而独活……每念及此，心痛如绞，成就光复，何颜对室中就义之二十六人？……”白衣道人满脸泪水，一口气噎住，说不下去了。

乔柏年连忙为他揉胸捶背，切齿道：“满虏入关，灭我社稷，杀我人民，占我地土，淫我妻女，亡国之痛念念在心，所谓人神共愤是也！先生不必这般惨苦，驱夷蛮、图恢复，正需我辈奋发！”

白衣道人仰天浩叹：“无望啊！大势已去，气数将尽。与其偷生，何如一死，追寻我家二十六位义民！……”他掩面痛哭。

乔柏年心下一沉：“你说什么？难道都山……”

白衣道人摇头道：“一夜楚歌，吹散八千子弟兵；一纸垦荒免赋政令，也吹散了都山的四千人马！……”他详细说起都山、林山、阳城山三处兵马逃散降清的经过。乔柏年听得手脚冰凉，背上直冒寒气，猛地一捶青石，大叫道：“这不能！我不信！”

白衣道人用无神的眼睛看看乔柏年，惨然道：“不信，那就随你了……记得十年前，鞑子初进中原，江西总兵金声桓反，大同总兵姜瓖反，那才叫一呼百应，旬日间所在尽叛！其时不仅有故明皇室为号召，有李闯、张献忠人马处处抗清，还有因圈地、逃人、薙发诸令逼迫而不堪为奴、相率成盗的无数流民，正是天下大乱，杀人如麻的时候，应了三百年一大劫啊！……可惜这时机已一去不复返，不复返了！……”

月下的白衣道人，毫无醉意，狂态尽收，冷静下来，但一派颓丧、绝望，像一条垂死的白鱼软弱地躺卧在大青石上，往日的从容自信、深不可测的智睿、令人生畏的劲气，此时全都消失了。乔柏年忍不住问道：“难道先生你……”

白衣道人仿佛没听到，自顾自说下去：“要说天下大势，合久必分，分久必合，乃事物常态；大杀大乱大劫之后，人心思定，也

是常理。十年以来，鞑子朝廷看准此理，剿抚并用，渐次平定各方，又革除明季三饷，蠲赋免役，禁圈地、宽逃人法、奖励开荒，重用故明旧臣，开科取士，严禁科场弊端，种种举措，无不顺乎民心，你我还能有什么作为？……”

乔柏年却不是轻易压得垮的，很快就恢复了平日的大丈夫气概：“先生不必灰心！我永历朝、国姓爷俱是兵多将广、势力雄厚。我此次乡试落榜后，去了南京，找到了永历朝廷的人。有皇上的勤王谕旨，要各路义军在鞑子攻进云贵时起兵策应。听说国姓爷第一个接了旨！只要各处勤王大兵一齐动手，未必不能重开局面！……”

“作梦啊！”白衣道人冷冷一笑，“永历朝若真有大势头，也不必诏令各路勤王了！都山、林山、阳城山兵马如此，其他各处可想而知。至于郑成功，说实话，老夫从不深信，安知他没有自立之心？……如今你我兵微力薄，已然进退失据了！唉！……”

乔柏年解开襟怀，拿出一大摞绢质和纸质的札付，上面有委任总兵、副将、参将等职务字样及永历年号、红印；又拿出几颗寸径的木印、铜印、银印和一面大黄旗，说：“先生请看，这都是朝廷新颁下的，正好请贤聚兵，以为号召……”

白衣道人拿起那颗银印在手中掂了掂，说：“只有这颗还值得几两银子，那些全都无用！废物！”他一举手，把乔柏年捧出的印和札付全部挥到地下。

“你！”乔柏年真弄不清这老道是醉是醒。听他说起天下大势、自身遭遇，清晰明白；可看他表情行为，又时时像个醉汉。他俯身去拾印时，老道两句话说得他也丧了气：

“重赏之下，必有勇夫。眼下只凭忠义二字……哼，无赏无银，谁肯卖命？”

沉默良久。乔柏年突然抢过酒葫芦连喝了几大口，一擦虬须，说：“主上身边无宝么？”

白衣道人思忖片刻，静静地说：“若想就此洗手不干，自然可以拿去折卖养家；如若还不死心，则奇货可居，分毫不能动！”

“啊？”乔柏年大为惊讶：“难道三太子有假？”

白衣道人苦笑：“何必问他真假，要的不过是朱三太子这块招牌！”

“既然如此，”乔柏年提高声音恨恨地说：“这人大不成器，不堪为君！”

白衣道人平淡地：“何止此人！他们朱家子孙，哪一个不是骄暴昏庸，不堪为君！但凡有几个如鞑子朝廷小皇帝也罢，天下哪会弄到眼下这般地步！”

“你？……”乔柏年瞪大了眼睛。

“话已说到这个份上，何必再瞞你。我乃崇祯壬子进士，身历崇祯、弘光、隆武、永历四朝，眼见各朝无事不败坏，无处不糜烂，真正是救无可救，气数已尽了！……”

“那么，你并非以复明为志了？”乔柏年尖锐地逼问一句。

“怎么说呢？我也姓朱，但并非皇族。俗话说，皇帝轮流做，明年到我家；又道，乱世出英雄。郑成功能自立，我就不能自立？……唉，这都是早先的念头，如今壮志已随流水去，日后隐居山林，诗酒了此残生吧！……”白衣道人又露出醉态，嘻嘻笑着，伸手搂住了乔柏年的肩膀。然而道人的这番话，却如石破天惊，震撼了乔柏年！他心头如雷鸣电闪，刹那间转过无数念头，生出无限感慨，仿佛从湍急狭窄的小溪流突然跳进气势雄伟、波涛壮阔的大河大江，胸襟豁然开朗。他眼里燃烧起一团烈火，明亮灼人，伸手拍拍白衣道人，说：

“先生一席话，令我茅塞顿开！先生既肯开诚布公，柏年决不相负！虽然时事维艰，大丈夫岂能忍辱偷生！你我同舟共济，总能成就一番事业！”

“你，还有出路？”白衣道人眯着布满血丝的眼看着乔柏年。

“当初我联络各地义士，除都山这三处之外，还有几处小股人马。我想约定新正举事。只要谋划得当，便能出奇兵速进速退，攻破县城，那钱粮库不就是我们的？有了钱粮还愁没人？”

“哦？”白衣道人的眼睛猛的一亮，又聚合成鹰鹫那般锐利的光芒。他不再说什么，却蓦地挺直了腰，跳下青石，俯身把他挥到地上的印和札付仔细收捡归拢。乔柏年看着他意味深长地说：“这些废物还可助你我一臂之力呢！”

白衣道人哈哈地笑了，不带醉意、不含悲怆、没有狂态，是这个寒冬月下夜话以来的第一次。乔柏年暗自嗟叹：“此人真真假假、虚虚实实，有如老林巨泽，令人目眩心迷、莫测高深，总也揣摩不透啊！……”但他明白，他们必须合作。于是他正视白衣道人，口气认真严肃地说：

“有件事，请先生玉成。”

“只要鄙人能办到。”

“给我梦姑妹子一纸休书！”

“哦，这个嘛……新正举事之后吧！”

“好，说定了。”

几天之后，马兰村来了十多个外路人，骑着马，后面跟着骡子，骡驮子里满满当当不知都装的什么。他们一个个身强力壮，很是神气。惹人注目的是他们身上还背了弓箭，腰上悬了宝刀。有人说是一队富商，路过马兰村，看望相知乔柏年；有的说是京

师大户腊月出猎，借乔柏年家宽敞的院子歇脚；更有人悄悄猜测，是山里的“大王”，来寻他们的眼线。一时间马兰村里议论纷纷，不过谁也不敢在外面说出不中听的话。乔柏年钱大气粗，老道人道法高明，谁敢去触霉头？

## 二

入夜之后，京师内城各门闭锁，灯光寥落，人声渐息，而南城却到了一天中最沸腾又最神秘的时分。棋盘街、大栅栏、廊房头、二、三条胡同、肉市、鲜鱼口、打磨厂、珠宝市，是旅店、货栈、茶楼、酒馆丛集之地，灯火辉煌、人语喧闹。买卖吆喝、划拳行令，加上众多会馆的夜戏锣鼓，汇成一片夜市的特殊音响。京师两大戏楼，一名查家楼，一名月明楼，都正是笛声悠扬、粉墨登场，一派春花秋月的旖旎风光。查家楼，在正阳门外肉市；月明楼，在宣武门外永光寺西街。两大戏楼之间，樱桃斜街、玉皇庙、西珠市、东草厂，再向南韩家潭、胭脂胡同、石头胡同、粉坊街、果子巷，则是娼妓优伶居住集中的地方，人们称之为“华灯照天，银筝拥夜，朝朝寒食，夜夜元宵”，是京师有名的“销金窟”。顺治初，曾冷落过两三年，顺治十年以后，又繁盛起来。

进妓馆闲游，叫做打茶围；到优伶所设堂中闲话的，也叫打茶围。时人改旧诗曰：“一去二三里，堂名四五家，灯笼六七个，八九十碗茶。”因为优伶家常备小纸灯数百，客来则提灯引进，客去又各给一盏小灯引出，门前还悬着灯笼。于是南城这几条胡同，入夜以后，一眼望去如列星荧荧，既是风流的招牌，又是低贱的标志。

同春居然走到这灯火辉煌、清歌缭绕的樱桃斜街来了，他说不清心头是什么滋味。

三年前，他下了多大决心，费了多大力气，才离开这个地方。那时候他发誓，这辈子决不再踏上这片土地。可是今天，他不得不来找他的师弟柳同秋——眼下京师有名的红相公、媚香堂主人莲官。十五的月亮光华四射，路边雪堆白得晃眼，寒夜冰冷刺骨，空气仿佛都冻得发蓝了。同春裹紧了身上单薄的棉袍，踏着月影，在川流不息的车马游人中，在如萤火飞动的大小灯火里，走进了媚香堂。

媚香堂主领徒弟应条子陪酒去了，再有半个时辰就会回来。因为莲官是颇具盛名的红相公，陪人筵席，只需酒过三巡便登车它去。主人不得相留，而酬金却不得少于十两，至于赏赐的金玉珠翠、貂袍蜀锦，多得不计其数。

“做相公的到了这个身份，就算是顶尖了！”这是媚香堂的门丁对同春说的感慨不已的赞词。他把同春当成家主前来邀请莲官的小厮，当成自己的同类，不肯放他进门，却把他留在自己的小屋内，一边等候，一边吹嘘媚香堂。同春无奈，只得听着。

门外一阵马嘶，辚辚车声直响到门前，在檐下那写有“媚香堂”三个金色大字的大红纱灯照耀下，一辆漂亮的雕花篷车停下了。门里门丁小厮赶忙迎了上去，掀开车帘，三位裘服翩翩、绣衣楚楚的佳公子下了车，匆匆进堂上去了。同春认出来，走在前面的正是同秋。

过了一会儿，门丁领同春上堂，小声嘱咐说：“堂主脾气不好，你回话可要小心着！”

同春皱皱眉头，不禁想起当年那个腼腆的、娇怯得像女孩儿一般、时时需要他保护的小师弟。

进了门，首先投入同春眼帘的，是一身月白缎貂袍、外罩镶水红珠花边的茜红短褂的同秋，满头黑发油光漆亮，脸上一层淡



淡的水粉胭脂，看上去还那么娇艳。一个小僮儿双手捧着铜盆跪在那里，侍候他洗手。

“禀大爷，”门丁谄笑着单腿跪下，“这人已经等了半个时辰，他说是大理寺评事大人家的……”他伸手扯扯同春的衣襟，要他跪禀，同春不动。

同秋一副娇滴滴的不耐烦的样子，像被惯坏了的女人那样从牙齿缝里说：“真讨厌！这么晚了，天又这么冷，还没完没了啦？……”他甩甩手上的水珠，另一个小厮赶忙拿干净手巾替他擦干伸在那儿的双手。他这才转过身子面对同春，但眼睛并不看他，带过一阵浓烈的香味：“哪家大人？”

门丁又扯同春的衣襟，同春轻轻推开，沉重地低声说：“你……真的不认识我了？”

同秋一耸眉尖，盯住了同春，刹那间瞪圆了双眼，抢上几步，一把拉住同春的手，喊了起来：“师兄！是你呀！”

“师弟！……”同春嗓音哽咽，同秋却已滴下眼泪。门丁诧异地看看同春，悄悄地退出去了。

“三年不见了，师兄你可好？”同秋把同春让在客位坐下，命徒弟进茶进果之后，无限感叹地问。

“我好，师弟你呢？”同春看着同秋女性十足的面貌和动作，反问一句。

同秋轻轻一笑，意味十分复杂。说他得意吧，却含着一些凄婉；说他无可奈何吧，又有几分矜持。他转动着水汪汪的大眼睛，说：“酸甜苦辣，此中滋味都已尝尽，还有什么可说的？”

同春心头一酸，移开目光打量房中陈设，却是意想不到的雅致简朴，并无绮罗香泽习气。室无纤尘，几净窗明，壁上尽是名人书画，摆设也仅古琴一张、洞箫一支、自鸣钟一座。正中墙上一轴